

玉

y u l a n

兰

林吟／著



【 下 】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

玉兰

玉兰

玉兰

玉兰

玉兰



I 247
b2:3

000941334

玉 兰

(下)

林 吟 著

此书写给二十世纪的母亲们

94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玉兰/林吟著. 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06.6

ISBN 7-221-07363-5

I. 玉… II. 林… III. 传记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8360 号

玉 兰 林 吟 著

责任编辑	杨民生
装帧设计	曹琼德
出版发行	贵州人民出版社 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邮 编	550002
印 刷	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50mm × 1168mm 1/32
字 数	1100 千字
印 张	45
版 次	2006 年 5 月贵阳第一版
书 号	ISBN 7-221-07363-5/I.1494
定 价	99.60 元



【 下 】

玉

y u l a n

兰

林
吟
／
著

贵
州
人
民
出
版
社

第九十九章

批斗会开完后，万淑珍他们又押了玉兰、陶芳、李阿姨沿了昨天的那条路去游街。因三人都贴了一身的大字报，自是引了路人的观看，都说这方法不错，反革命走到哪里罪状就带到哪里了。好些闲人与娃儿跟了好长一段，大声地读着她们身上的大字报。天气很热，出的气也像是烫的，大字报又贴了一层又一层，身上出了汗却透不了气，越走，玉兰越觉得纸帽、黑牌和大字报的沉重，加上大半天没有吃一口东西，没有喝一口水，她走着走着，就觉得太阳在转，街边的房屋也在转，几次跪倒在地上。玉兰一跪倒，就有手提了她的衣领，把她拽起来，骂骂咧咧地推搡着叫她走。陶芳与李阿姨也一样，倒在地上好几次。最可怜的是李阿姨，年纪大了，又突然地遭了这刺激，人都木愣愣的，花白的头发也从发卡上滑落下来，沾在两边脸上，看着更显得那脸清瘦了，一眼看去，竟让人认不出是李阿姨了。万淑珍他们的脸上自是有光彩的，这是金银路造反派的创举呢，于是就比昨日多走了些路，意在向人们推广这一做法，因此这天回来得就比昨日晚了些。这日游街徐主任没有去，他开完会就走了，把后面的事情交给了万淑珍。金银路的革命群众已经起来了，他的任务就完成了。他还要到其他的一些街道去，那些地方还等着他去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。

走回到小院，玉兰向陶芳瞥了一眼，见她的脸惨白着，跟死人也差不多了，心下便想：陶芳怕是受不住了，找个空子去劝劝她才好。到了家门，玉兰推了门进去，就见菊亭搂紧了竹亭，而竹亭瞪





大了眼睛惊惧地盯着她看。玉兰知道，是一身的大字报吓着这两个娃了。玉兰忙挤出一丝笑，说：妈妈回来了。这一说，竹亭就“哇”地一声哭了出来，菊亭也满脸是泪。玉兰忙安慰道：不怕呢，妈妈今天没有挨打，只是遭贴了大字报。都不哭了，快帮妈妈把大字报撕下来。说完，便摘了纸帽与黑牌，放在门后，在椅子上坐定，喘着气。菊亭哽咽着站起身，倒了杯水给玉兰，然后为玉兰撕着满身的大字报。竹亭见了，也乖巧地跟着撕起来。没沾着糍糊的大字报倒是好撕，几把就扯下来了，粘着糍糊的就不好撕了，这么长时间，又热，都干了，紧紧地粘在衣服上。菊亭与竹亭流着泪一点一点地撕着，弄了一地的碎纸。突然间，门开了，竹亭浑身一个激灵，吓得赶紧躲在玉兰的身后，紧搂了玉兰。玉兰的心也提了起来，“怦怦”直跳：再把我弄去开批斗会和游街，我肯定就是个死了。玉兰抬了头迎了光一看，来人是金开木，手里还牵了他那四岁的名叫根宝的男娃。玉兰见了他，愣了一下，试探着问：你来做什么？金开木说：我来看看你。玉兰便苦笑了，说：我现在是历史反革命，旧军官家属，你来看我，就不怕受牵连了？金开木笑笑说：我雇农出身，更是比一般人根红苗正，我是不怕受牵连的。玉兰听了，就觉得眼睛里发热了，有话在喉咙里哽着说不出来。好半天，才流了泪挤了笑说：你看我，落了这下场了。她心里却觉得自己不争气，怎会在自己一贯看不上的金开木的跟前流起眼泪来了呢？忙擦了泪说：你找我有什么事？只怕是我现在什么忙也帮不上了的。金开木说：我真没有什么事的，就是想来看看你。我家根宝说，你昨天今天都挨了打了。玉兰听到这，忙对菊亭说：菊亭，快给你金叔和根宝弟弟抬张椅子来！菊亭忙应了。这时，对着开着的门，玉兰清楚地看见万淑珍的身影一闪。玉兰便对金开木说：你有什么话就快说了走，免得那婆娘见了，又说我在搞反革命串联了。金开木听了便走到门边，大着声说：老子不怕！老子根红苗正，老子想看哪个就看哪个，有本事就来把老子的鸡巴咬了！玉兰吓了

一跳，竹亭也咧了嘴要哭，玉兰忙把他搂着。金开木走了回来，指了指手臂，说：不怕的，我也是造反派了，是阳城服务公司的造反派，他们不敢拿我怎样的。玉兰这才看清了，金开木手臂上也戴了个红套套，红套套上印了“红卫兵团”几个黄字，在这三个黄字上面，还有一排小字。玉兰这才松了口气，又对菊亭说：给你金叔倒杯水来吧。菊亭忙去倒了，递给了金开木，然后又走到玉兰身边，给她撕那粘得很紧的大字报。金开木接过水，喝了一口，见菊亭费力地撕着，就说：娃儿，不必这么撕的，只消换了衣服泡在水里就行了。他把杯子放在了桌上，又对菊亭说：你带了弟弟和根宝到门口玩，不要走远了，金叔跟你妈说会儿话。菊亭见玉兰点了头，便应了带了竹亭和根宝出了门，到院子里。金开木见娃们出了门，从身上掏出个纸包，递与玉兰，说：曾委员，这是一包三七，你把它弄成粉，叫菊亭打半斤酒来，混着吃了，这是治外伤的。玉兰惊奇道：这是好东西呢，你怎的弄了来了？金开木说：我是跟人要的，这些你不管了，只消吃了就行了。昨日你伤得厉害，我是晓得的，现在看着你倒还好，只怕是明后天那伤就要发了。玉兰叹了口气说：可一开那批斗会又要挨打，吃了何用？金开木说：金银路的人今天我都打了招呼了，他们还算买账，到时候会照应的；虽说那些红卫兵我管不了，不过到时候金银路的人有办法对付他们。玉兰听了就浅浅地笑了，说：你说话就这么管用？金开木说：不瞒曾委员，我现在是造反派的一个头头，虽管不了大用，但我给浴室的人说了，只要是金银路的人来洗澡修脚，都不要收钱。玉兰听了，便接了那纸包，放在桌上。又对金开木说：说起来金银路的人下手还不是狠的，就是那金顶中学的红卫兵，只差把我打死过去。说完，玉兰不禁打了个寒噤。金开木说：这些半截大爷都是狼崽子呢，给封了个革命小将的头衔就张狂凶横得没有边了。也都是倒懂事不懂事的年纪，喇叭里报纸上说他们几句好话就不知自己的祖宗姓什么了，连我们红卫兵团都拿他们没有办法。玉兰说：我真是怕，他们打人



比打猪狗还狠，往死里打，下手极毒，惟恐打不死的。金开木说：以后会好些的。你放心，只会叫你扫大街做卫生，开批斗会也不会这么打了。玉兰便点点头，说：但愿如此了。金开木看了看门外，小声对玉兰说：那婆娘这么整你，你与她相处也不是一日两日，难道她就没有把柄在你手上？玉兰便沉吟了。她想起办食堂时万淑珍与徐主任在牛皮菜堆里干的龌龊事。金开木看出来，说：你只管说出来，我不会说是你说的，这点政策与策略我还是懂的。玉兰便转了一下头，说：那事也是难说出口的。金开木说：你只说个大概就行，现在没有影子的事都还弄得有鼻子有眼的，何况是有依有据的了。玉兰便小声说：那年，在我家办食堂那会子，那万淑珍竟躺在牛皮菜上与人乱来呢！玉兰说着用下巴指了一下原先堆牛皮菜的角落。金开木问：那男人是哪里的呢？玉兰便看着金开木不说话了，想想说：慌慌张张地我就躲了，也没有看得清楚……金开木说：好，就说到这里就行了的，我已经猜出来了，不会为难你的。玉兰说：你是服务公司的造反派，怎会管了金银路的事？金开木笑笑说：倒是管不了的，不过，机会还是有。

这时，就见宝生走在院子里，朝竹亭穿着开裆裤的屁股上踢了一脚。竹亭不提防，扑倒在地上大哭起来。玉兰忙喊：菊亭，带了弟弟回家来！金开木走过去，大声对宝生说：小狗日的，你踢老子的干儿做哪样？宝生一见是金开木，忙躲了回家去。金开木又走回来，坐下，对玉兰说：曾委员，你自己一定要想开些才好，这场革命，我是看透了，不过是原先积了些仇怨，现在就来你整我我整你，只是借了革命啊，造反啊这些名罢了。玉兰笑笑说：这我是清楚的，只是这么开批斗会，打人骂人游街示众，让人心里受不了，原先无冤无仇相处得都还不错的人，到这时突然也变得像有了几代的冤仇一样，动不动就又打又骂，让人想不通呢。金开木说：现在的人都怕整到自己头上，也都用这种方法来保护自己，不是有人说了么，越左越安全。其实，很多人心里都不糊涂的，所以你一定要





想开些。玉兰冷笑道:这就见了人心的险恶了。又说:我知道你的意思,你放心,我是不会去死的,我大风大浪都过来了,还怕这运动么?再说,我要死了我这几个娃怎么办?金开木说:听了你这话我就放心了。经过这事我就更看出来了,不要说是金银路,就是整个阳城,能有你这心胸这气度的人都不多。曾委员,我虽是个浪子,但我心里有数,我佩服你。玉兰笑笑说:这样说就言过了,几十年练出来的,再难过也要想办法过下去,何况这几个娃还离不得我的。金开木站起来,说:那我就回了,给根宝弄饭吃,改天再来看你。玉兰也站起身来。金开木忙说:曾委员你坐着,这点路我还不认得?你好好休息,不要再走动了。玉兰便站下了,看着金开木牵着根宝出了门。哪知万淑珍早已在自家门口等着了,见金开木出来,便一摇一摆地走了过来,笑着说:哟,老金,你这老狗日的,今天有空来串门了?金开木看着她也笑了,并不接她的话,却说:革命婆娘,革命革得你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了,又更比以前骚了许多了呢!有男人来闻你的味儿了吧?万淑珍就哈哈笑了,打了金开木一下,说:你这狗日的,嘴巴越发的乖了!金开木躲开了,万淑珍打了个空。金开木说:你小心些,现在不比以前了,不可这么打情骂俏的,要不我就要贴你的大字报了,说你调戏造反派头头了。万淑珍又哈哈大笑,说:老娘调戏了你会怎的,老娘现在也是造反派头头了呢!又问:你来曾玉兰家做哪样?她现在是历史反革命了,你不晓得?金开木说:我来看看我的干儿,顺便来给曾委员送点棒疮药。万淑珍有些发酸地说:哟,看不出的,你的孝心好呢,对反革命也这么有孝心的!金开木笑笑说:要是对你,我会更有孝心呢!万淑珍一听,又哈哈笑了起来,说:你这狗日的,嘴巴会这么甜!金开木上前一步,诡秘地说:不过,只怕那棒疮药治不好你呢。万淑珍问:怎的会呢?金开木说:不对症啊。万淑珍不解,又问:怎会不对症呢?金开木凑近了正色地说:你的毛病,是要将破鞋烧了,用那灰涂在私处,才会好的。万淑珍这才明白过来,笑骂着追着金开木

打,可金开木已牵了根宝笑着跑出了巷口了。

荷亭到天黑时才回家来。也不看玉兰,也不说话,只揭了锅盖舀那饭吃。吃了饭后对玉兰说:我今天起要搬到学校去住,与这个家划清界限了。玉兰听了愣了一下,却说不出一句话。荷亭便“噎噎噎”地上楼,收拾起她的东西来。玉兰呆坐着,搂着竹亭,听着楼上的动静。一会儿,荷亭抱了捆扎好的被褥下了楼来。玉兰呆呆地看着她,菊亭、竹亭也呆呆地看着她。荷亭却不看他们,把被褥夹在腋下往门外走。玉兰突然站起来说:等等!荷亭便站下了。玉兰忙走进里屋,从樟木箱里拿出了五块钱出来递给了荷亭。这是玉兰为兰亭攒下的买结婚用品的钱。荷亭也不看玉兰,便接过了。玉兰又说:再多带些衣服,怕夜里头凉了。荷亭说:不用。又抬了头说:你不要来资产阶级虚情假意的这一套,我是不会遭打动的。说完开了门走了。菊亭追了出去,拉了荷亭说:姐呀,你不要走!不要走!荷亭停下来看了他一眼,说:你还小,你还不理解姐姐,有一天你会理解的。菊亭带了哭腔说:你不在,大哥二哥也不在,我怕呢!荷亭说:怕什么,胆小鬼,想想毛主席就什么都不怕了。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菊亭看着她的背影,只悄悄地抹着眼泪。玉兰什么也不说,也没有眼泪,她只麻木地坐着,呆看着门外的黑暗。她不能说自己惟一的女儿有什么不对,这是她怀胎十月忍着痛生下来的女儿,一口奶一口水喂大的,只是这娃像谁呢?谁都不像,是这场革命让她成了这样了。她那性子本就狂躁,在这场革命中就更变得乖张了。不过,现在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,现在就是要这些娃都成这个样子,这样才叫革命小将,才叫造反英雄,才是经风雨见世面。今天游街,不是听红卫兵们喊“革命无罪造反有理”么,不是见他们贴大字报“红色恐怖万岁”么?不是见他们押了走资派把他们的手拧到身后让他们坐飞机么?这些红卫兵不是跟荷亭一个样?比她还有过之无不及呢!都是这样的,这样才正常,才是有革命觉悟,才是跟上了时代潮流。可是,为什么,明明



知道荷亭没什么不对,这心里,却跟刀绞似的难受呢?

忽一个声音怯怯地响起来:曾委员。玉兰忙抬头看了,是叶裁缝站在门口。他见玉兰抬头看他,才挤了一丝笑问:你知不知道我家潘雅如到哪里去了?我和两个娃找了大半天了,都没有找着。玉兰沉吟了一下,不动声色地慢慢说:你找万淑珍,她会告诉你的。叶裁缝说:我问了她的,她说不晓得,你们自己去找。玉兰冷笑了一下,说:她不晓得?她不晓得就没有人能够晓得了。她们说小潘是女汉奸,揪了她来批斗,在她身上贴大字报,小潘受了惊吓,就跑了,她能说她不知道?叶裁缝就默默地不说什么了,又看了玉兰一眼,默默地转身走了。一会儿,从门口望去,就见叶裁缝拖了步子向巷口走去。又过了一会儿,又见小叶子和叶建设也往巷口走去。玉兰见了心想:唉,又是去找潘雅如去了,找这个可怜的人去了,还不知能不能找到呢,可怜啊。

竹亭、菊亭都睡了。这个晚上的风好大,呜呜地响着,像在哭,让人的心发颤。那棵洋槐树的树枝无力地摇动着,好似不堪这夜风的蹂躏。玉兰拖了一身的酸痛去关门,无意间就见到对门陶芳家的门缝还透了亮光。玉兰四下里望了一下,没有人影,那万淑珍大概也是白天走得累了,去睡了,小院里只有风声与树影。玉兰便轻轻走出房门,轻轻把门带上,又悄悄地往陶芳家走去。陶芳家的门一推就开了。陶芳一人坐在凳子上,见门动,扭头看了一下,见是玉兰,便又木然地回转头了。玉兰也不介意,走过去在床沿坐下。南南已在床上睡熟了,发出细细的均匀的鼻息声。毛头与小三子不在,看样子是到楼上睡觉去了。玉兰见陶芳坐在凳上,脸色惨白,精神萎靡,身子靠着墙,一动不动,衣服上还粘着纸屑,那模样竟跟平日大不相同,心下便一沉:这陶芳,怕真是想不开呢!便找了话说:吃了么?陶芳懒懒地摇摇头。玉兰想想又说:喝点水吧?陶芳又摇摇头。玉兰看她头发凌乱,就站起身来,用手指为她理了理头发,也抬了一根小凳坐了,说:你要挺住。见陶芳不动,又





说：这个家，这三个娃，全靠你了。陶芳眼睛只直直地看了屋里的一处，不说话。玉兰又说：我们这年纪的人，还有什么没有经历过？日本人打来那会儿，飞机像乌鸦在飞，一天死万把人也是常事，不是也过来了？快解放时候，十几斤金圆券买一个鸡蛋，盐巴当金子用，不是也过来了？前些年，饿得一天盯了地上捡东西吃，不是也过来了？咬咬牙吧陶芳，难过的日子都会过去的。陶芳的眼里就盈了泪水，抖了半天的嘴唇，才说了一句：他们要鞭尸呢！玉兰说：他们也是说说而已，我就不信他们真会这么做。陶芳不吭声，眼泪就涌了出来，一句话也不说。玉兰也不说什么了，只陪了她坐。玉兰看了看陶芳，觉得她眼里是从没有过的空洞，里面什么都没有似的，便叹了一口气，心想：陶芳真是难呢，孟桃不在了，接着孟铁匠也不在了，一个人独自拖了三个娃，吃尽了苦头，现在又被挂黑牌游街，脸面也全没有了，要换了我，也是受不了的。玉兰坐了一会儿，起身为陶芳倒了一杯水。热水瓶里的水不是当天烧的，可能已经有几天了，温吞吞的，玉兰还是倒了在杯里，递到了陶芳面前。陶芳双手颤抖着接了，看着玉兰，仍是不说一句话。玉兰说：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，说出来就好受了的。陶芳仍看着玉兰，不说话。玉兰忽地就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，忙轻轻拍了拍她枯瘦的手，说：好陶芳，听我的话，千万要想开啊！你今天才挨批斗还算好的呢，我昨天差点儿就遭打死了。陶芳听了，喝了一口水，又抬头看看玉兰，说：我谢你了……玉兰听得出，陶芳这句话是从心底里说出来的，沉甸甸的，却不知她为什么这么说，想想，是脑子被弄得迷糊了呢，就说：说这些做什么呢，我们也是同病相怜呢。听我的，不要想这么多了，忍着，我们这辈人，不都是忍着才过来的？陶芳好像没有在看，把眼睛从玉兰的脸上移开，盯在了床上的南南的身上，就不动了。玉兰见她喝了水，又说了两句话，就放心多了，心想，过了这几日就好了。忽就听见竹亭在哭，玉兰赶紧站起来，小声说：我回去了，怕一会儿他们知道我在这里，又生出事来。陶



芳就点点头。玉兰忙悄悄拉了门，四下里又看了一下，才轻轻地往自己家里走去。

天快亮时，玉兰突然醒了。玉兰是被一种喊声惊醒的，那喊声像钹声，高亢而又尖利地戳在心里，所以她就醒了。醒后无端地冒出来的念头就是：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了。仔细听，就听见街上有娃的声音在喊：妈妈——，妈妈——。这不是毛头的声音么？玉兰猛地坐起来，心直往下沉。怕惊醒竹亭，她轻轻地，穿上衣服，装作倒垃圾，端了撮箕朝巷口走去。果然是毛头在喊。小三子也在喊，手里还牵了南南。南南咧了嘴想哭，可又忍着没有哭出来，用稚嫩的声音也跟了两个哥哥喊着：妈妈——，妈妈——。玉兰走过他们身边，悄悄地说了句：到河边找找去。毛头与小三子看了她一眼，便向白马河方向走去。玉兰倒了垃圾回来，边弄了火边想：这陶芳会到哪里去了呢？内心深处玉兰觉得这事不妙，可又不愿去深想，总在心里说：不会的，陶芳丢不下她那三个娃呢。她要真想死，早些年孟铁匠死的那会儿她就死了的。然而，那不祥的感觉却拂不去，时时袭了上来，让她被一种可怕的东西无形地压迫着，让她烦乱。她也想出去帮着找，可走到门边，看着门后放着的黑牌与纸帽就站住了：你不是居委会主任了呢，你是历史反革命，是旧军官家属，你要走了，万淑珍她们来了找不到你，那麻烦就大了……玉兰便站住了，望着对面陶芳家那开着的黑洞洞的门，那像陶芳的眼睛一样的空洞的门，心里好一阵难受。她忽然想到了什么，忙折了身往后院走，到兔笼边去看。原是她想到了她家里养的那三只兔子。弯了腰来，她看见，笼里确有三个像雪一样的东西，但僵硬不动，在一层黑色的兔粪上趴着，那姿势是怪异的。兔粪被刨动过，不是平和均匀地铺着的。玉兰马上意识到，三只兔子全都死了，是饿死的。笼边还有一篮草，早都已干了。玉兰很难过，却只有默默地打开兔笼，伸了手把三只僵硬得像土块似的兔子捧出来，放在撮箕里，又清扫了兔笼，然后端了撮箕向巷口走去。她一



路走一路想：再不要养这些东西了，人的死活都无法料定呢，何况这些小生灵。

待她从垃圾堆里转身，就见李阿姨的儿子从旁边的一条小路里走出来，脸上阴沉着。玉兰知道，李阿姨家就住在这小路里的第五道门。一抬头，蓦然就见李阿姨的儿子头上裹了一张白色的孝帕。玉兰手里的撮箕就掉在了地上。玉兰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李阿姨的儿子。李阿姨的儿子感觉到了，便用无力的声音说：我妈，昨天晚上，在房后头的一棵树上，吊死了……说完，眼睛就红了，又赶紧走开。玉兰悲从中来，浑身一下竟没了气力。她突然就觉得胸口闷痛起来，喉头有什么东西堵着，她张口呕了一下，一口血竟从嘴里冒了出来！玉兰看着地上的那鲜红的血，一下就愣住了：难道我也要死了不是？挨了批斗的人都该死了不是？不，我不能死，我还有三个娃没有养出来呢！我不想死，我倒要看看，这革命，要怎么搞法！她拾起了撮箕，打起精神往巷口走去。走进小巷，就猛地看见了那棵洋槐树。洋槐树现在已不动了，静静的，像是摇动了一夜，已经累了。玉兰一下变得敏感：原来一棵树也会叫人死的！这么一想，再看那颗树，竟就觉得这树变得狰狞了，带着死亡的讯息在向她扑来。玉兰觉得胸口痛得更厉害了，却两眼睁大了看着树，咬了牙在心里想：我就是不死，看你能怎么样？就是不死，你们叫我死逼我死我也不会去死！

回到家里胸口更痛了，每出一口气都痛得玉兰要背过气去。她想到金开木昨天说的话。是了，前日挨踢的伤发了。她费劲地找到那纸包，把三七拿出来，放在舂钵里用铁锤舂着。菊亭听见声音从楼上下来了，见了后也不吭声，接过来舂着。玉兰慢慢起身，坐在椅上。她看着菊亭那还未长成的身子蹲在那儿，随着手臂的起落晃动着，便生出无尽的怜爱：可怜这些娃了，正长着的时候就遭这些难了，也不知这种日子还要过多久。我真的不能死呢，我死了我的这几个娃就成了没妈的娃了，像毛头、小三子那样，没有个

依靠了。他们还这么小，怎受得了这样的苦呢？怕以后他们要走的路就全都改变了……她突然觉得自己的这些想法里有个不好的东西，那就是认为陶芳已经死了。她顿时头就涨大了：不，陶芳没有死呢，她一定是到孟铁匠和孟桃的坟上哭去了，她不该丢下这三个娃的！为让自己的心静下来，玉兰便平静地对菊亭说：陶姨昨天夜里离开家了。菊亭的手就不动了，转了脸看着玉兰，好一会儿才说：她是去看孟桃姐姐和孟伯伯去了吧？玉兰说：我也这么想的。她还想说，可是怎会那么久都不回呢？想想却没有说。菊亭也不说什么了，只静静地舂着三七。玉兰也不说什么了，只看着菊亭舂着。她的一颗心其实是提着的。她的眼睛不时地看着门外，只等着万淑珍那帮造反婆娘来喊。

一会儿，万淑珍站在了门口，蓬头垢面的，手臂上那红套套倒是鲜艳。她对着玉兰喊：今天不开批斗会了，你戴了黑牌，与李老板和吴老师，就是桥头小学的那个画画的吴老师扫大街去！我们造反派今天要把战火烧到区里头去，你要老老实实，不许乱说乱动！玉兰一下就明白了：李老板和吴老师也遭批斗了。不过，她不太明白，李老板现在也不是厂里的职工了，怎的把他揪出来呢？她起身走到门边，将黑牌挂在了脖子上，拿了扫院子的竹丫扫把，对菊亭说了声看好弟弟，就走出了门。

来到大街上，李老板已经站在那里等着了。他胸前也挂了黑牌，上写道：资本家李培基。陈明珍见了玉兰出来，说：曾玉兰，你与李老板和吴老师从金银路的那头扫起，今天要把这条街扫完，把厕所和垃圾堆也打扫干净。玉兰点点头，往林青路那边的路口走去。李老板跟在她的身后。到了路口，见吴老师已经在扫了，胸前的黑牌一晃一晃的，上面写道：军统特务吴学思。玉兰这才知道，吴老师的大名叫吴学思。金银路的人都是喊惯了的，只叫他吴老师，直到挂了黑牌，万淑珍、陈明珍她们也还这么叫。虽是挂了黑牌，但吴老师仍是整洁的，麻灰的府绸衬衫扎在咔叽布的西裤里，





脚上是一双黑布鞋。他扫地的动作像画画,很认真,慢慢的,生怕漏了哪一处。玉兰弄不懂为什么说他是军统特务,原先倒是听兰亭说过,吴老师与国民党的一位高层是同乡,也是浙江奉化人,还当过这位高层的保镖,也不知这是真是假。但,这照说也够不上特务的,看来是桥头小学的造反派给弄错了,旧军官还确切些。特务是什么样的人?都是戴了鸭舌帽套了大衣把头缩在领子里的鬼鬼祟祟的人,吴老师不像呢,干干净净的,又喜欢写字画画,山水画尤其的好,人又风流倜傥的,一定是他们搞错了。三人对视了一下,就都扫了起来。正好是娃们上学的时间,有的娃就很兴奋,笑看着他们,喊:反革命,反革命,打倒反革命!又有娃在唱:香花毒草分得清……杀,杀,杀!一会儿,刚扫干净的一段就有纸团飞了过去,玉兰便又折了身去,扫在了撮箕里。这一来,娃们就更高兴了,本没有想扔纸团的娃也纷纷跑去路边,撕了墙上的大字报揉成团来扔,然后看玉兰扫,嘴里还不停地喊:这里这里,这里还有!玉兰见都是娃,倒也不烦,一次次倒回去扫了。几次,有纸团飞到她的身上,她也不说话,低头去扫。忽一个声音响起来,干嘛样!好些娃就愣了一下,然后笑着躲开。玉兰斜了眼一看,是金开木,只见他手臂上戴了那红套套,正往这边走来,看样子是去上班。一个半大娃倒不怕他,只抬了头盯了他说:砸反革命又不犯法的,打死都不犯法!金开木竟语塞了,停了一会儿才指了这娃说:撕了标语就是现行反革命,晓得不?这娃才不吭声了。于是,这群娃像闹山的麻雀,呼啦一下散开了去。大街上静了下来。金开木看了一眼玉兰说:曾委员,你也不必这么小心扫的,你只管往前扫就是。玉兰小声说:我是怕他们说我不干净。金开木说:不怕呢,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干净。到底是学习过的人,这个“绝对”还用得不错的。玉兰也不看他,只小声说:李阿姨自杀了。金开木点头道:我刚才晓得了。玉兰又说:陶芳和潘雅如也跑不见了。金开木说:我下班回来,叫人帮着找。